

東文選

九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93)
函號	集 11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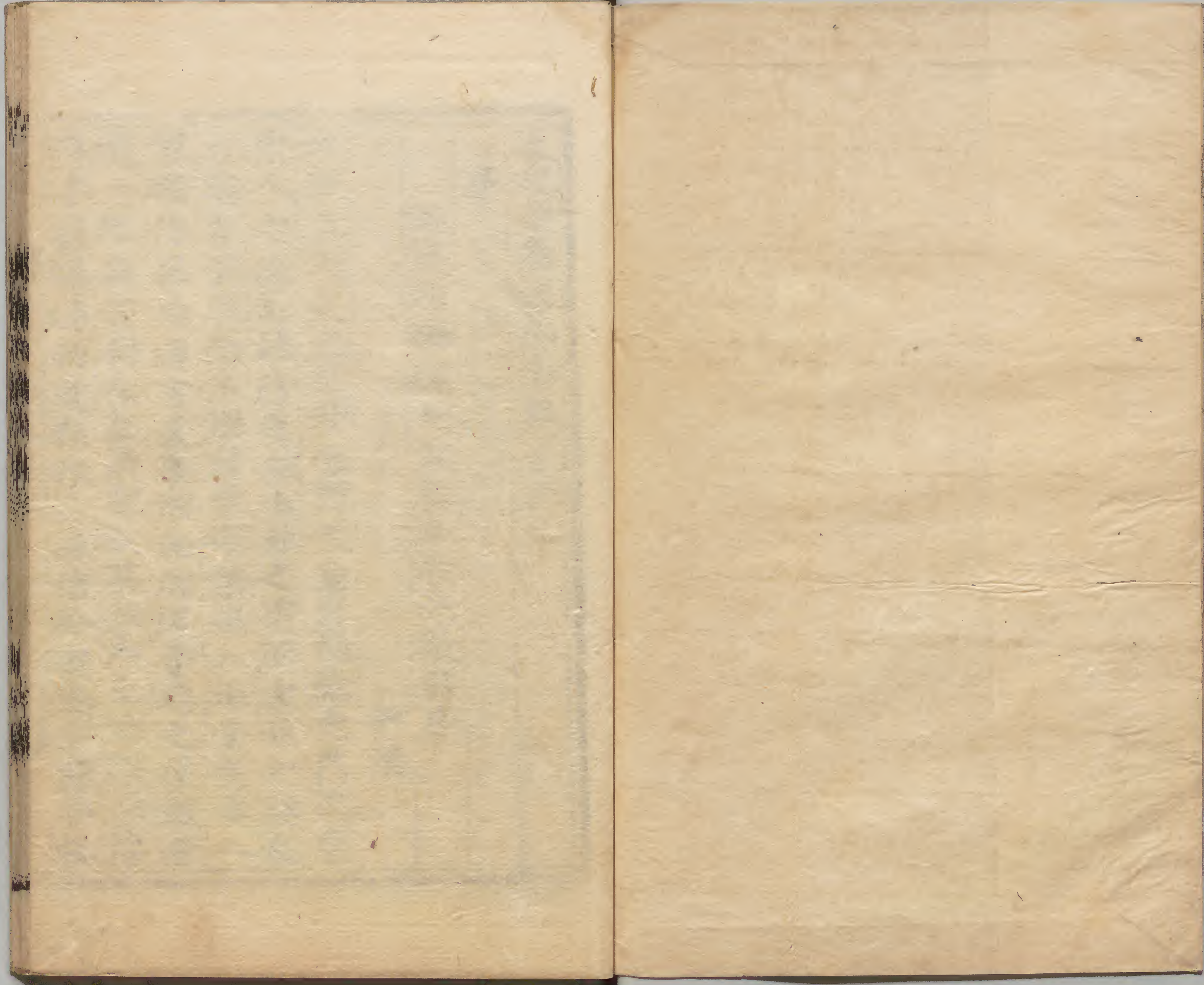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文選卷之九十三

序

送忠州曝曬別監吳奉教先敬詩序

尹淮

大寧吳大史直夫升陽村之堂出漁隱之門而學
聖人之徒也桂榜之雄士林之秀而文苑之英也
自爲胄子卓犖不群褒然擢第選入玉堂高步八
軌昵侍翠帷忠言直筆兩無所愧予與之從遊者
逾一紀矣其相友也最密故其相知也亦深學博
而才敏辭婉而氣和孝於親信於友勤乎職守慎

乎接物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永樂甲申六月
初吉奉朝旨曝史籍于忠州導故事也將行館閣
諸公餞以詩俾予序予聞之昔太史公足跡遍天
下紬石室金匱之書作史記百三十篇雄深雅健
疏蕩竒偉後之秉筆者莫能出其範圍之外信乎
良史之才矣惜其學駁而不醇槩於道則有未也
君子不無憾焉今直夫遭遇 聖明佐于史院明
春秋之學得聖人之旨而且加以紬石室之遺
書發前代之秘籍增益其見聞助發其才思則其
所就豈止雄深雅健疏蕩竒偉而已乎直夫其勉

旃若夫山水登臨之義繁華佳麗之觀所以快耳
目而快心志者特其緒餘耳奚足爲直夫道哉

賀義婦林氏詩序

東方建國與陶唐氏並逮至成周箕子受封仁賢
之化愈久而愈深恭惟我朝 列聖相承明教化
厚風俗家尚節義人敦愛敬雖庸夫愚婦無不知
嚮方者九臯林氏典醫副正英順之女一鄉之望
族也旣笄歸今通禮門奉禮郎朴君慥事姑田氏
盡婦道建文辛巳春朴君遊宦京師林獨侍姑於
秦仁縣三月十日夜分家失火人皆蒼皇驚愕自

救之不暇唯姑老且病伏枕未起末如何林亟入抱其姑出觸階而仆風烈火熾以身蔽姑頭焦背爛有健僕感其義走入捍火負以出姑與婦遂得俱免事聞命旌其門號爲義婦朝之賢士大夫咸以詩詠歌旣盈軸一日吾同年友庾君順道携以示予且徵拙文爲序予惟林氏一婦人耳非有學問之力切磋之益特以孝養姑氏愛敬之積中承事君子觀感之有素故能於倉卒之際一念之發毅然而不可遏冒烈焰以赴之唯拯姑之爲急曾不卹其身之危且死也是雖本於天性之真何莫

非我盛朝涵濡煦育以礪風化之致然歟予忝爲太史故樂道其羨庶後之秉筆者得有所考云

銅人鍼灸圖小序

臣謹按明堂正經黃帝岐伯所以活天下也後之爲銅人腧穴者祖其意而述之夫民者國之元氣也元氣病則身且危矣上古聖神教之禮義以養其心志爲之衣食以養其口體申之醫藥以調其榮衛予以保元氣而壽國脉然則鍼灸之術斯亦仁政之一端也恭惟主上殿下好生之德同符前聖教養之道旣臻其極猶且嫌然視民之疾痛

痾瘵舉切吾身而夙夜于懷以吾東方介居海隅
良醫之不易得也圖經之或失其真也鍼砭之罕
見其全也永樂乙未夏奏請給降銅人 天子是
之勅大醫院繪畫仰伏二軸以 賜圖之精密毫
髮不差若目見和扁而耳承師授誠活人之指南
也 殿下即命模本鏤板頒布中外以惠萬世其
仁民濟衆之念調保國脉之慮本末備具固將舉
斯世而躋之仁壽之域吁盛矣哉

進讎校高麗史序

史法古矣自唐虞已然誓諸書可見也列國史官

各記時事後之纂述者得有考焉若夫漢祖入關
使蕭何收秦籍唐宗即祚命魏徵撰隋書鑑前代
廢興之故爲後王善惡之師所謂國可滅而史不
可滅詎不信夫恭惟我 太祖開國之初即 命
奉化伯臣鄭道傳西原君臣鄭摠修高麗國史於
是採摭各朝實錄及檢校侍中文仁公閔漬綱目
侍中文忠公李齊賢史略侍中文靖公李穡金鏡
錄彙而輯之倣左氏編年之體三年而成爲卷三
十有七顧其書頗有舛誤至於凡例以元宗以上
事多僭擬往往有所追改者我 主上殿下聰明

好學留心典籍乃 命今議政府右議政臣柳觀
藝文館大提學臣卞季良重加讎校正其訛謬永
樂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臣觀上言前朝自
太祖而下皆稱宗僭也然惠宗定宗皆廟號今新
史改稱惠王定王以廟號爲謚號似失其真乞依
實錄太祖稱神聖王惠宗稱義恭王定宗以下皆
書本謚庶幾不誣事實是日臣准入侍經筵面奉
玉音若曰孔子之春秋則托南面之權成一王之
法故吳楚僭王貶而書子賈葬成風王不稱天筆
削予奪裁自聖心今之秉筆者則既不能窺聖人

筆削之旨但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足以傳信於
後世不必爲前代之君欲掩其實輕有追改以喪
其真也其改宗稱王可從實錄廟號謚號不沒其
實凡例所改以此爲準臣等恭承 明命遂將元
宗以上實錄比較新史如改宗爲王節日爲生日
詔爲教朕爲予赦爲宥太后曰太妃太子曰世子
之類復從當時實錄舊文編摩既訖事迹粗完開
卷瞭然勸懲斯在臣竊惟司馬子長負邁世之氣
紬石室之文作史記百三十篇抑揚去取自成一
家然必有褚少孫補其闕司馬貞救其訛而後其

書乃備子長尚爾况其下者烏得無待於刊誤糾
謬者歟作史之難也離校之不可已也如此殿
下之慮深矣至於面命之辭出乎宸衷之獨斷
明白正大非尋常淺見所可測其涯涘者謹拜手
稽首筆之於書冠諸卷端以告後之君子覽者宜
致詳焉

具慶堂詩序

洪範五福一曰壽人必有壽而後能享諸福然世
恒多短折而鮮壽考七十者稀况八九十乎誠可
貴也壽矣而或鰥或寡自結髮至偕老者百不一

得偕老矣而苟無子焉則又不免於獨其有親老
在堂而子得以榮養蓋千萬人而一耳尤可貴也
謂之具慶詎不信夫藝文館大提學晉陽河公演
尊大人府尹公年今八十有二歲大夫人鄭氏八
十有五歲鮎背鶴髮既壽且康承顏養志盡其誠
孝猶且嫌然於不得晨昏于側乃移居親舍之傍
開具慶之堂率群季暨子若姪黃金橫帶戲綵衣
以獻難老之觴怡怡焉愉愉焉百行之本立矣一
家之天地萬物於是乎位育矣搢紳歆之以爲罕
聞之盛事國老郊隱鄭相君以吾首賦賀詩名公

東文選卷九十三
鉅儒與夫一時文士分韻其字而詠歌之總二十
八篇雍容揄揚金石鏘鳴以侑壽席可謂稱矣大
提學携以示予且徵拙文爲序辭不獲已伏讀而
嘆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正孟子三樂之一雖
人所深願而不可必者今公獨能得之宜乎公之
樂其樂而人亦樂公之樂也豈本之深而積之久
者有以致之歟抑不愧不怍勉其在於我者而係
於天者如期而自至歟公其益勉之哉厥今功成
治定禮樂方興朝議欲舉養老乞言之典復三代
之風回壽域之天子觀府尹公年耆德邵神相吉

康躋于上壽一步武之間耳他日爲五更爲三老
躬享盛禮賁飾大平斯乃邦家之光豈特河氏一
家之慶而已乎

送西北面都巡問兼兵馬都節制使平壤尹

趙公詩序

河崙

上之七年春方重外寄平原趙公受命將行朝
之大夫士咸以詩餞屬予序予惟西北一道爲國
藩屏上以接中國下以禦外侮國家遣監司守今
必重其選苟非文武全材威惠兼至爲衆所服者
莫能當也誓之載籍則係箕子舊封之地九疇之

化八條之教入人深歷千有餘年實爲海以東風俗之權輿矣及其季爲衛滿奪據漢武遣兵逐滿置郡後爲高朱蒙氏割據平壤乃其所都箕子之遺俗尚存昇平六百餘年及其衰蓋蘇文作凶逆以召隋唐之兵蘇文死二子爭權國隨以滅厥後爲王氏太祖所并屢幸西都以安反側然自蘇文人之好亂者不絕至仁王時則有柳昆淨心者高王時則有崔光秀趙承綏者元王時則有元振崔怛者皆謀逆作亂煩兵迺平終王氏之季爲監司爲守令者莫能以治東南方者治之專務姑息識

者莫不爲之嘆也至國朝南北一視恩威並行向之莫能治者已爲可治者矣遂革土人之主兵者使守令帶團練之職土人服追逐之事監司摠其發蹤之權輕重之體得其宜矣民之悅之者至有如解倒懸者矣然而風俗尚未醇賦役尚未均流亡尚未息學校尚未周經界尚未正戶籍尚未明此在監司守令之盡心與否耳惟公稟資清明識見高邁早知天命之所在從上潛邸歸心獻計蔚爲開國元勳歷官中外皆有聲績再當危急之際贊樹定社佐命之功常以國體安危爲已任今

茲受命專制一方予知公之至也必能宣上德
威修明教化守其所已成而勉其所未盡務回箕
子之遺風滌去蘇文之舊染薰陶德性以成禮俗
家有入孝出弟之行人知親上死長之義則軍民
之任庶乎兩得之矣若夫餘閑暇日登淨碧樓以
望山川之勝泛大同船以興風咏之懷此則縱欲
與之同而不可得已往往得佳句幸書以寄之以
慰臨老之別相望之意也

圃隱集序

嘗謂孔子刪詩止于三百篇然而原於天理人倫

而達于政教風俗上自郊廟朝廷之樂歌下至閭
閻委巷之諷詠凡可以感發善心而懲創逸志者
無不具焉則詩之爲詩豈在多乎哉詩變而爲騷
騷變而爲詞賦再變而五七言出至于律詩則詩
之變極矣然而思無邪之一言可以蔽三百篇則
詩之道亦豈多乎哉圃隱先生鄭公以天人之學
經濟之才大鳴前朝之季今其子宗誠宗本以其
遺藁來示予且請予曰吾先子所著詩與文喪亂
之中失亡殆盡幸此若干百篇僅存欲錄諸梓以
傳不朽子之於吾先子平生相許不淺矣幸題一

言于卷端也予感其言受而讀之辭語豪放意思
飄逸和不至於流麗不至於靡忠厚之氣不以進
退而異義烈之志不以夷險而殊可見其存養之
得其正而發見於聲律之間者亦然矣則思之無
邪豈係乎詩之正變也哉他日中國有採詩侯國
之舉則此集當與牧隱陶隱二先生之集並傳於
中國而使中國之士知海東有邦文學之盛矣顧
不偉哉嗚呼先生出處始終大致有國乘在茲不
贅焉

遁村先生雜詩序

昔予始見遁村先生于圃隱先生之小軒新脫逆
眈之禍來自南方其貌莊而毅其氣充然而秀其
語琅然而確以暢予心竒之再見于牧隱先生之
草廡先生敬相待移日子聞其餘論繼而陶隱邀
牧隱圃隱兩先生及遁村設小酌置盆梅于前作
梅花聯句予亦往叅席末聞其警句後予移家硯
井洞去遁村龍首山下之草亭不數里贈予菊花
詩一篇予謹和之因幸遂相從之願未幾遁村病
而卒厥後十餘年間圃隱陶隱相繼淪沒而牧隱
先生亦且乘化矣獨予幸存至今每念相從之樂

恍然如夢中事嗚呼可勝悲哉三隱詩文皆行于世而遁村獨無之予竊恠焉今其子刑曹叅議之直奉其遺藁來示予曰吾先子欲施所學而官不克達欲行所志而壽不克求不肖孤所以有終天之慟也嘗聞立揚顯親孝之終也不肖孤安敢必哉切欲刊此數百篇以傳諸後使後之尚論之士知吾先子之名請子幸序其卷端予聞而益悲之讀其詩竟日所謂充然而秀琅然而確以暢者悉著于聲律之間古人云詩不可以偽爲豈虛語哉遁村有三子俱登科以文行著名叅議其長也拳

拳以顯父美傳父名為念其志亦可尚已

楊若齋學吟集序

予少也遊於牧隱先生之門坐客有若圃隱鄭先生惕若齋金先生陶隱李先生者視其容儀聽其談論知其爲一代之偉人也自是心竊景慕焉與之游從者二十餘年相許之分誠不淺矣金先生將奉使遼東予勉以一言先生重違朝命不敢請而去卒有大理之行不克復命嗚呼惜哉厥後十餘年間圃隱陶隱相繼淪沒而牧隱先生亦已乘化矣每念平生之好不能不涕泗交頤也今予

謁告來鄉拜掃先塋留止旬日府判君乃惕若齋
之仲子以予為父執待以厚一日奉其遺篋來示
之曰吾先子所著詩與文不為不多然以不滿其
意隨作而棄之幸此若干篇僅存竊欲鋟梓而傳
後知吾先子者莫如子請子幸題一言于卷端也
予感其言受而讀之恍然若聆音聲而接辭氣矣
嗚呼詩之道亦難矣哉魏晉而上作者去古未遠
然其不違於三百篇之遺意者鮮矣詩至於唐而
唐人之音亦有始正變之異其入於正音者亦不
為多矣况吾東方地與中國相遠風氣不同言語

亦異苟非天之賦與高出於衆人者安能變其固
滯而近於正音哉牧隱先生學於中國卓爾有高
明之見其於東人之詩少有許可者獨於先生之
作每有所嘆賞曰平淡精深絕類及庵詩而至於
平淡精深亦豈易哉平淡精深則歸於正音矣則
此若干篇宜亟刊行使夫學者有所矜式也故書
此以為序焉

贈李府使詩序

水原李使君過予寓次示以東行錄予謹詳之歲
乙亥夏五月李君以遺逸被廷舉知事蔚州既到

官勵農訓兵修城塹謹烽燧以備不虞明年冬十一月倭寇至其境不敢入乃侵長鬚以至寧海以及于蔚珍 上命門下右政丞金公爲都統處置使徵諸道兵水陸俱擊之慶尚道都節制崔公鷄林府尹柳公簡精銳先進挫其前鋒寇退保竹山爲聲言乞降一軍莫之信柳公乃曰威信納降自古有之安可疑貳以失事機也單騎遂往之使人前呼曰鷄林府尹來寇魁五人率其衆數百解甲登岸羅拜而請命公論以大義其魁第五者赴京納款第二者質其子公亦留其价一人曰宜就

蔚州浦以便糧餉寇魁曰惟命是從公乃還十二月寇至南浦李君接以厚居五日其第四魁者率其衆至君所固要就船飲君遂與之往則寇衆環立皆被甲露刃凜凜如也乃問之曰誘降深入而欲水陸挾攻何也君笑曰是何言哉我 殿下順天應人德及遠方歸附者日衆皆待以赤心爾輩亦嘗聞之矣爾輩自前朝之季作耗數十年廟議欲大舉蕩盡爾巢穴今爾輩適來請降此乃轉禍爲福之日也妄生疑懼背信而去悔不可追矣寇欲加以非禮聽其言乃止然且欲走勒令偕焉君

略無難色謂其從者曰死生行止罔非在天汝輩
勿疑也至對馬島有一僧來見之稍解詩君題二
十字示之曰蒼海疑無地今朝忽見山居僧清且
絕相對一開顏僧言於島魁乃館待以禮從者李
青等竊小舟屢請潛還君曰古人有不徑不實者
予竊慕焉且國家必遣人汝輩勿再言也居一月
使者朴仁貴等至責以失信寇衆恠且悔迺送李
君還上慰問之授以今職重畿內也予嘗謂士之
在平日其操守之淺深未易知及其臨患難而不
易然後可以見所守之確然矣李君以一身之微

陷衆寇之中鋒刃交于前安危呼吸之間矣迺能
從容談笑曉以義理使之消其暴厲之氣而發其
敬愛之心上不負許國之忠下不失持已之正非
有素養者能然乎予代柳公任雞林者三月蔚又
其隸郡故於父老聞其始末今觀本錄益信之矣
府之諸生誦其二十字請諸一方文士爲詩以歌
詠之予於是書其所嘗聞者于篇首云

贈宗兄獻納君詩序

吾祖宗世爲晉之士族晉在三韓時隸辰韓及三
國時隸新羅至高麗氏合新羅吾左司郎中公有

功顯王朝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其後四門博士
公仕高王朝時方多難以親老乞免還鄉教養子
若孫連世登第季孫之曾孫則吾曾祖晉原君公
仲孫之曾孫則獻納君之曾祖川南處士公世居
一鄉晨夕往還出入相俟患難相救農圃圖書之
同樂歲時伏臘之與游親愛之篤不以世疎而小
殺矣予少日獻納君長我九年先我在鄉校予年
十五而始赴校與之講習唱和者五年予不意濫
先登第獻納君學益進後十二年而捷高科入仕
成均驟遷禮官出爲郡寄人稱有惠政官罷居閑

以山水自娛者數十年廷議重老成舉以爲諫官
獻納君年餘七十神氣不小衰及其來朝厖眉皓
首進退雍容主上禮貌廷臣聳觀其爲盛朝之
賁飾不爲小矣諸大夫士有舊者爲詩以賀之左
政丞移谷先生公謂曰同年生待以優禮和其詩
爲贈獻納君請予序其卷端予曰古之人謂宰相
爲股肱諫官爲耳目股肱耳目雖有大小之殊然
其爲元首之一體則同不可以輕重言也士生斯
世見知於人主而得爲諫官亦不爲不遇矣予以
不才承乏相職而獻納君被徵爲諫官豈非祖宗

積累之厚而發於吾二人也哉股肱之責則予實
有愧矣耳目之責君其勉之獻納君曰予老矣苟
一息之尚存則敢不盡力以無忝我祖宗為念哉
予聞而喜之書以為序

送裴生歸觀序

柳方善

丙辰夏成均長官李君叔華走書於余曰有大學
生裴絢氏余之族儻也其為人年芳而學碩心清
氣粹端介不苟者也願受業於先生幸先生有以
見教居數日裴絢氏携草堂詩敲門內謁歛衽相
對目其貌聆其音穆然如清風余竊竒之自是日

造弊廬吟詠從容不煩指授而老杜之三尺已了
然於宵中學詩至此無以復加矣一朝來謂余曰
絢家在赤羅山下有母老焉以余愛日之誠寧欲
須臾離也然母嘗命絢曰汝既業儒當力學不怠
無以我故持二心願加勉旃使我得見錦還之慶
俾鄉閭皆曰裴氏有子則我死當不朽也絢聞命
以後罔敢或違爰來京師讀書有年然不進而功
益虧今還諸鄉侍親側調和甘旨以奉親之餘日
不亦可乎願先生幸惠一言以補余之不逮也余
於事親之孝固所未能何敢有所言也雖然余與

生相知厚矣嘉生之志有成樂爲生言之也嘗讀
孟子之書其論養親者有曰養口體又曰養志夫
養口體者不足論矣至於養志亦有大小之殊焉
晨昏不違潔食致樂者養志之小者也力學成人
思顯其親者養志之大者也故孔子亦以立身揚
名爲孝之終者豈無意歟以是觀之凡爲子者孰
不欲承顏膝下以終百年之養顧其所期有重於
此也爲父母者非不欲常置目前以盡一心之愛
也然其所望不止乎是矣故古之人寧違一時之
養而當期遠大之志不憚遠離或尋師千里或遊

宦四方冀其有得歸以爲榮者豈非養志之大者
也今生之往也謁北堂展寒暄稱壽觴奉一粢更
受慈訓式邁其歸遊於大學觀乎會通捷巍科躋
華秩厚祿迎養舞彩怡愉母子之情混融無閒惟
日不足以求終譽然後孝子之能事畢而母夫人
期望之願始無負矣視彼規規溫清甘旨爲口體
之養者不啻霄壤矣裴絢氏以爲何如也

園隱集序

權揀

文以載道故詩書禮樂威儀文辭皆至道之所寓
也三代以上文與道爲一三代以下文與道爲二

蓋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之一言夫子文章無非天
理之流行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而文與道初無二
致也漢魏以降以文鳴於世者若王徐阮劉曹鮑
沈謝下逮唐宋劉柳蘇黃之輩代各有人然不過
風雲月露模寫物狀併儷沿襲之工耳其於道也
槩乎其未有聞也故其文章雖或可取夷考其行
皆無足論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而文與道始歧
而爲二矣吾東方禮樂文物倣擬中華文學之儒
無代無之然其才德俱優名實相孚者有幾人歟
烏川圃隱鄭文忠公生於高麗之季天資粹美學

問精深其爲學也以默識心融爲要以踐履躬行
爲本性理之學倡導東方一時名賢咸推服焉如
牧隱稱其講學曰橫說豎說無非當理陶隱論其
人品每稱達可之卓越則先生之學之才可知矣
其行事之跡則當中原革命之初國步多難之時
西朝京師東使日本事不避難憂國忘家功烈卓
然貽惠東民者皆可考已及當麗運將終天啓
聖德之時以一身獨任五百年之宗社終蹈白刃
以全大節凜然忠義之氣與烈日爭光真所謂社
稷之臣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

爲者也先生始終大致如此可見所造之深所守之確而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矣由其存於中者如此故發而爲文章者雄深而雅健渾厚而和平愛君許國之意溢於言詞之表其有關於人倫世教爲甚大豈止辭語之精聲律之工而已哉可謂有德有言名與實之相孚文與道之兼備矣我朝受命太宗大王嘉其節義特加封贈錄其子孫我主上殿下既嘗命作圖贊列於忠臣之傳其子臣宗誠編集遺藁以進又命臣序其篇端所以褒崇嘉尚之者至矣盡矣先生之節因我朝而益高

聖朝之德因先生而益大扶植萬世綱常之道以勵士風之機實關於此然則是集之傳於世者夫豈小補哉

三綱行實圖序

天下之達道五而三綱居其首實經綸之大法而萬化之本源也若誓諸古帝舜慎徽五典成湯肇修人紀周家重民五教而賓興三物帝王爲治之先務可知也已宣德辛亥夏我主上殿下命近臣若曰三代之治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世教化陵夷百姓不親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率皆昧於所

性而常失於薄間有卓行高節不爲習俗所移而
聳人觀聽者亦多予欲使其特異者作爲圖贊
頒諸中外庶幾愚夫愚婦皆得易以觀感而興起
則亦化民成俗之一道也乃命集賢殿副提學
臣僕循掌編摩之事於是自中國以至我東方古
今書傳所載靡不蒐閱得孝子忠臣烈女之卓然
可述者各百有十人圖形於前紀實於後而并系
以詩孝子則謹錄太宗文皇帝所賜孝順事實
之詩兼取臣高祖臣溥所撰孝行錄中名儒李齊
賢之贊其餘則今輔臣分撰忠臣烈女之詩亦今

文臣分製編訖賜名三綱行實圖今鑄字所錄
梓求傳爰命臣採序其卷端臣採竊惟君親夫
婦之倫忠孝節義之道是乃降衷秉彝人人所同
窮天地之始而俱生極天地之終而罔墜不以堯
舜之仁而有餘不以桀紂之暴而不足然先王之
時五典克從民用和睦而比屋可封三代以後治
日常少而亂賊之徒接跡於世者良由君上導養
之如何耳今我主上殿下以神聖之資盡君師
之道功成治定萬目畢張而以扶植綱常維持世
道爲本凡有關於名教者無不講究商確著爲彙

典所以化民於躬行心得之餘者既極其至猶慮興起之方有所未盡乃爲此書廣布民間使無賢愚貴賤孩童婦女皆有以樂觀而習聞披玩其圖以想形容諷詠其詩以體情性莫不歆羨嘆慕勸勉激勵以感發其同然之善心而盡其職分之當爲矣蓋與帝王敦典敷教之義同一揆而條理有加密焉由是民風丕變治道益隆家盡孝順之子國皆忠盡之臣南陔白華之什漢廣汝墳之詩將繼作於委巷之間王化之美當無讓於二南而王業之固實永傳於萬世後之君子益體宸衷

服膺敬守於無窮豈不韙歟

日本國使齡上人松泉幽卷詩序

日本氏國於扶桑之域政簡民淳故其俗多尚淳屠叅訪之人因奉使而遊列國者前後相望唐宋以來有若炯然寂怒及榮睿之徒是已我殿下即位之初有倪上人祐文溪之徒繼踵而來亦皆韻釋也今齡上人亦因求法自歲壬寅至乙巳四年之中奉使於我國者三矣殿下嘉其義命攸司郊勞館穀加等焉上人年芳而學碩神清而形臞粲粲清立望之如出壑之冰盛之玉壺也一日

以其所扁松泉幽請於摺紳先生曰歲在壬寅特
篆篆書之賜余固珍藏願贈一言以終惠焉於是
朝中文士咸詩之矣而俾余序余惟人所好各從
其類淵明之愛菊以其隱逸柰那之愛楊以有五
利其他王徽之竹遠公之蓮皆有所好今上人以
松泉自扁果何所取歟以吾儒之說言之聖人於
松有歲寒後彫之語於泉有不舍晝夜之嘆未識
上人所得亦從是否亦以清淨寂滅之道有感於
其類而愛之乎想夫千岩萬壑一間蘭若松風洒
面泉水澄心頓除熱惱一段清涼之境有不可以

言語形容者焉觀其蒼蒼植幹傲雪凌霜貫四時
閱千歲不改柯易葉則有如上人得堅固力金剛
不毀之節矣泠泠活水注玉含雲根一派達千里
無滯形局迹則有如上人洞開真源浩入聖海之
妙矣上人之所取其在是歟余觀上人奉使我國
辭命之不差聘享之有儀周旋升降皆中法度真
所謂墨名而儒行者也將以我國家禮樂文物之
盛交隣懷遠之道達之於其國使兩國之間相好
息民之機至于千萬世而不替也無疑矣是以序
經濟六典元集詳節序

國家之有六典猶天之有四時人之有五常不能
離此以致治也故帝王之興必議其制而文獻之
傳足徵於後唐虞之治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以至秦漢掌故之官唐宋會要之書質文因
革皆可知也吾東方前朝之季百度廢弛無復典
籍之存我太祖康獻大王應天受命一新制度
宏模遠略夔越千古于時先正左政丞趙浚等慮
成憲久而或湮也乃蒐摭國初以後政令條格編
類成書做成周六官之名爲聖朝一代之法創
業貽謀之懿範實具於此第其書務在詳悉雜以

方言逮我太宗恭定大王之朝左政丞臣河崙
等仍就其書刻其方言而文之名曰經濟六典元
集詳節又作續典節目寢廣然於元典頗有異同
而更改者歲乙未命禮曹更加參檢悉復元典之
舊若時異勢殊不獲已而仍改者註於元典本條
之下其遵率舊章之道損益時宜之義可謂盡矣
厥後因循未就且戊子以來見用條制亦與元典
或有相複互礙之處奉行者病焉我主上殿下
特軫宸衷申命左政丞臣李稷等續撰其事於
是一依元典去其違戾刪其重複隨時損益者註

於本條如水之有源委如室之施塗墍前後相因
巨細畢該學之者明於指掌行之者審於中鵠元
典之義益煥然矣宣德丙午七月纂訖謄寫以獻
乃命印頒期求遵守又命臣採序其始末臣
竊念自古聖帝明王之創業守成也必有丕顯罔
缺之謨以裕後昆亦必有敬承善繼之道以光前
烈伏觀祖宗立經陳紀而規模之大如此聖
上繼志述事而條理之密又如此且二三元臣同
寅協恭參詳抽索之審而大典克成其與虞朝之
典謨周官之法度可謂同揆而麗美也將見大典

舉而庶績凝洽隆於上民協于中維持億萬世無
疆之業其在斯矣

東文選卷之九十三

東文選九十三

三十四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